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十八

明 馮琦馮瑗 撰

宮掖類二

女寵七則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

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而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中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

死令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殟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令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

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

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

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漢安帝乳母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四海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

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奏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

覽鑒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震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舍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

繕飾窮極巧伎令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廷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

陛下度之

安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陳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故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𢘿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冀之域淫雨徧河徐岱之濵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

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

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
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淸河有陵廟之尊及剖
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
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
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
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

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令後宫之女豈不

貧國乎是以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隅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外戚三十三則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時御史大夫闕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帝曰善吾不見是因
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
以野王為比遂以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
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
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隷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
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隷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徳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養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曽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

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尭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

孝成帝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内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黄霧四塞詔博問

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帝優詔不許

鄭崇諫封外戚疏　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

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唯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

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鮑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人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

盗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盗賊横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豈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賔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禄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庻父母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賔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悦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

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

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讐怨以安身耶誠迫大義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

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殺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爾家凶于爾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

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産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虚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

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

甫秦穰侯漢武安吕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

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

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

今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
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
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屍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
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
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
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髙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

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

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願陛下循髙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

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

得信於上上書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

為嗣先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申屠剛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臣聞王事失道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

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毁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悦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

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

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

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説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光武時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黄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輙先入清宫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賔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常宅向完栽敝風雨九年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先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

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
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
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
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
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
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
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

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㫖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衛尉廖等為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令雖已老猶戒之在得翼秉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

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闗内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第五倫上孝章帝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

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臟書諸紳帶而
令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
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
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
先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觔臣愚以為不應
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
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倫又上疏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

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
令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
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
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
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為從
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
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

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

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懽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葢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何敞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顔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

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氏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

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消消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

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

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

旬日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

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

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

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賓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樂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范曄鄧騭論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生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

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翟酺上疏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順帝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

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衣著論梁冀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

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

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兾聞其才

請與交兾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兾不能

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

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

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剎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毙陳匪賢是止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躭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

以摧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懼䝉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

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去冀

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誅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賔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

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横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

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
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
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
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與等深思得賢之福
失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
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
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

涉紫庭怖惕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
第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
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
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
禍帝許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
弈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
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

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慕容皝聞庾亮兗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
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
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
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
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内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

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怵惕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寧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

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内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退臣嘗論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禄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戸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悦以適事位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

下退為冰計疾茍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為逆旅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茍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

言者

裴頠為尚書左僕射侍中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頠専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

商呂望胡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於繼體

咎單傅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

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

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

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使才均尚

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

上皆優詔敦譬

晉書外戚篇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

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禄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懵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吕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絶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蠧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

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此非其效歟逮於晉難始自宫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
叨竊非據賈謐乗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
雲林之災愍懐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
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
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髙
明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
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

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
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
云
宋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
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賫藥
賜景文死手勑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
勑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
與客思行爭刼局竟斂子内奩畢徐曰奉勑見賜以死

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畧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啓荅勅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以開封府儀

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太宗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宣宗勑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令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勑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

税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茍非愛我豈
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
守之並依所奏

經濟類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二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張　護

經濟類編卷十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宫掖類三

宦官五十七則

漢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豈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闘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黄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

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弃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

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
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
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
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埶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
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内顯心欲附之薦言昭
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
請閒言事言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
大夫鈌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

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宫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常使至諸宫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宫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宫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

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謡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

無實

朱穆除宦官䟽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

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中常侍侯覧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楊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道自殺秉因奏覧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保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餚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覧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順帝縱委宦官有識危心張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

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

天心

靈帝時司隷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幾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

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
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恩榮素所親厚布在
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
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
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
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
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

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

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

傅燮抑中官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竪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

巿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殊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范曄宦者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竪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
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
官時有趙談北宫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
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及以官人主
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
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
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揔威權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碁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

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揺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纍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宦者傳論　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于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于門閫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

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諡舊之庸女君資出内之命顧訪無猜悍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迴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至厎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氷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

夕哉

宦官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順帝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晉慕容寶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慕容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

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係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虚實德流涕而遣之迺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后知德攝

位懼而北奔誰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侯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宋孝武時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等雖受遺輔政而引

自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守空名而已

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宫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

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踈而不咨外而不求迺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迺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竪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覲視諸侯也而迺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

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睿宗時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帝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寛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

載每所嘆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
夫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
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
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藩邸高
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
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
多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高力士加驃騎大

將軍力士承恩歳乆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
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禄山輩皆因
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寳壽寺寺鍾成
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鍾一杵施錢百緡有求
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
俯仰不敢驕横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
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悦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

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
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
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
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
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弃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
敢受
蕭復嘗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恃恩
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

不悅

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德宗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僊鳴皆為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德宗乃謂文場曰武
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
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
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
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勑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
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德宗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安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屍傍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名見德宗問盈珍擾卿耶對曰

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憲宗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歳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

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狥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亦極言其不

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五坊使歐百姓鄠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鷄下忽

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絶氣乃去數刻而蘇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敺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皆不聽李逢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

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愍然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元略遷户部侍郎

文宗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文宗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為信然甚怒命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等於禁中鞫之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為巢縣公

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文宗外雖包容内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閹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

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官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宫卽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官官流血呼寃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宫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

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收繫斬之

仇士良等使人齎詔救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

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死以清君側加從諫檢討司徒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

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宽不伸而生者荷禄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横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為召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

毋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狥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文宗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開府儀同三司兼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内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

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僖宗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遂擢

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嘗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説僖宗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

拾遺孟昭圖上䟽以為治安之代避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

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

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

之脩畏死不敢違宦官扶昭宗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李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以昭宗為太上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

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
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
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
此者建不能用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
遣其養子希度請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
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
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
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

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即因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官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奬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

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昭宗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搆扇藩鎮

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蠧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昭宗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寛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纒頭皆出承業俸禄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悦憑酒

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以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

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後唐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宫中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呪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宫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虚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

皆入宮矣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樓以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諌遣中使語之曰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被甲乗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内賔服故

雖珍臺閑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宗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

南漢主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内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宫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

皆宦官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宋太宗時張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真宗時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

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禁内臣出使干預公事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英宗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范祖禹論宦官疏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

吏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
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
力士决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
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
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
崩肅宗以駭没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
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

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弑之因

以慕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刺肌刺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宸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宸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

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榷舟船置堆垛綱市

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

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張清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感四方聞之

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令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

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
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
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
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
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
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

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顧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徳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

莛八年日望一日歳望一歳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纎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兹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冐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吴及論宦官養子疏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寛仁之主為執法吏輙原刑罰之本顧劾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説竊惟前世肉刑

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屨賤踊貴有㓷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寛之僅有存者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兹葢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恵澤之厚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

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絶人理希爵賞為門户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覩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

官感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廓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宫童稚寘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庶隅都

盡抑亦内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絶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内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旒扆隕越無地
棟戬將果莊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神宗遣内侍押班李憲乗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邉事詔諸將皆受

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中丞劉摯亦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别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鄙民相

顧以昔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
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
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
用臣監太平州税務
孝宗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
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
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内侍不得兼
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理宗時雨土洪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内司止于供繕修比年

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逋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

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宫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
優入宫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
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
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袒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
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
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元李邦寧在宋為小黄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

事內庭至是武宗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之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遂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順宗時宦者拜布哈托歡內侍太子外結吹斯絅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陳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

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乎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令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婁達實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

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婁達實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婁達實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婁達實遂與圖沁特穆爾逃於博囉特穆爾軍中

嬖倖十九則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宫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

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羃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

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

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黄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

王大恱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

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黄

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
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
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倐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揺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
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劙
磻引微繳折清風而隕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鬲

夫黄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内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

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

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令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虚

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

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於内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於内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

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脊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内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脊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脊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脊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脊亡走矣

王嘉日食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隂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

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

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令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宫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宫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

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
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
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
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
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

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令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

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

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
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邉吏職在距寇亦賜
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
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
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沈約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若非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漢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

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

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戚哀
攉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
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
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
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
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

太尉趙郡王叡等皆言於齊王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侍中江斆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

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容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武后以蘇良嗣為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

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為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明皇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

部侍郎齊澣乗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
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後成患明
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明皇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
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明皇由是不悅是時明皇頗寵
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
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
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

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繈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别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信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

訴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尒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輙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

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傾牛足耳及流竄男籍没其家果如季玄言

後唐莊宗㓜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當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莊宗悅厚賜之莊宗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毁其

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争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

經濟類編卷十九